

## 说“井”

□王觞

在国人的印象里，“井”好像就是水井，但其实不然，这个字对我们的文化影响之大，远超寻常人的想象。

《说文解字》中，“井”与其隶属字一共只有五个，分别是：井、阱、𡿨（读作 yǐng）、𡿨（即创字）、刑。

是不是有人感到惊讶了？

陷阱之“阱”，与“井”有关，比较容易理解。第三个字，意为“深池”，比较少用，我们也姑且不去管它。第四个字就值得关注一下了。

《说文解字》谓：“𡿨，造法𡿨业也。从𡿨（chuàng）声。读若创。”原来，我们常说的“创业”中的“创”字，实际应当写作“𡿨”。

《说文解字》也收录了“创”字，谓：“创，伤也。”由此可见，“创业”之“创”与“创伤”之“创”，原本并非一字，其表意也相差很大。

再看最后一个字，刑。“刑”字的金文字形为“𠂔”，前辈学者以为与“荆”同源。

“𠂔”象刀与荆刺之形。《易经》曰：“井者，法也。”古人用一个能令人受伤（痛苦）的“𠂔”与一个有法度之意的“井”，创造了一个表达抽象概念的“刑”字，表现了高度的智慧。

可以说，这又是一个用具体的“象”通过“排列组合”的方式来创造表达抽象概念文字的典型案例。

这里又引出一个问题，即“井”的法度之意。

《说文解字》谓：“八家一井，象构韩形。”这即是说井田制度。周代的井田制，即取象于井栏之形而命名。

“井”是很神奇的，它甚至成了《易经》中的一卦。

《易经》这一卦中说：“改邑不改井，无丧无得。往来井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汔，读作 qì，水干涸之意。繙读作 yù，指井上汲水的绳索。羸，读作 léi，意为瘦弱，在这里引申为毁坏、坏掉。

唐代孔颖达注解：“井者，物象之名也，古者穿地取水，以瓶引汲，谓之井。”

这就告诉我们，《易经》的“井卦”实际都是围绕古代生活中的“井”以及“井边故事”而引发出来的。

“邑”是古代的城市，改建城市却没有改造取水的井，“无丧无得”。

人们往来井边汲水，水干涸了也不修治，水没打上来反而弄坏了打水的罐子，这是凶险之象。

这里其实隐含了一个意思：井，以出为德。若是打不上井水来（供人饮用），当然是不好的。

《易经》又说：“初六，井泥不食，旧井无禽。”这是说，很久没有修治以致井中沉淀物太多，这样的井水连动物都不愿饮用。这不正是被抛弃的废井吗？所以《象》曰：“时舍也。”

“井谷射鲋，瓮敝漏。”“鲋”为小鱼，子夏以为蛤蟆。井不为井，而为谷，已为败蔽之象，打水的器具又漏水，所以这一卦预示不吉。是以，《象》曰：“无与也。”大概要做的事没啥意义。

“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并受其福。”“渫”为整治之意。水井既得整治，但井水仍不被用。所以，我心伤悲。这里可能自比于水井，有拟人之意，是以阐发出待运而行、期待伯乐之意。

“井甃（音 zhòu），无咎。”“甃”指井壁，在此是动词用法，即修治井壁。修治井壁，当然没有坏处。这应该是正常维护行为，好比人要注意学习、健身等等。

“井冽，寒泉食。”井水最尚清澈，所以可食。

上六卦说：“井收勿幕，有孚元吉。”“幕”为覆盖之意。水井当然是不宜覆盖而宜敞开了供人汲取的，这样才是“大吉”。

我们回顾一下，整个“井”卦，是否皆取材于“井”与“井边故事”？

综上所述，可知：古文字学，不仅是“识字”之利器，更是“解经”之良助。

## 金石趣谈



## 初见电视机

□刘相千

如今的电视已全然没有了往日的“神采”，无论变得多么高科技，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和过去不可同日而语。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家里拥有一台电视机可是了不起的事情。特别是在农村，别说是彩电，就是黑白电视机也是凤毛麟角。

小时候听大人说，城里已经有能看见人说话的收音机了，那应该说的就是电视机。我第一次见电视机是在1979年。当时村里托人从城里买来了一台24英寸的大彩电，屏幕后面撇着一个大大的屁股，气势非凡。这可真是个金贵的玩意儿，村里特意请木匠师傅打上了电视机柜，还安排专人看管，平时锁着不让人乱动。从此，高高的信号接收器成了村里最高的标志物。

一到晚上，大伙儿放下饭碗就簇拥着来到村大队部，嚷嚷着看电视。由于信号差，电视常会有满屏的“雪花”，这时就有人跑出去转动信号杆，满屋人看到信号稳定、画面清晰了就齐喊停，接下来大家开始聚精会神地看起节目。那时只有两个电视台，一个是中央电视台，一个是山东电视台，这就已经足够了。印象最深的是山东电视台播放的武打片《霍元甲》，每晚两集。全村人看得热血沸腾，集集不落。

自从有了这台电视机，村里人就很少出村去找电影看了，这也惹来了周围村乡亲的“眼热”，纷纷叫嚷着让自己村也快快买。当时，村里人也变得优越感十足，时常对外村人说：“没上俺庄看电视呐！”

## 绿色的八月

□粘兵

我生长在军人家庭，从小耳濡目染，怀有深深的军人情结。

父亲是1947年初参军的。那年春节过后，在莱阳美丽的五龙河畔，沐浴着冬日暖阳，九名青年小伙胸前佩戴大红花，兴高采烈地告别欢送的父老乡亲，精神抖擞地奔赴部队。那年父亲17岁，这一去开启了他40余年的军旅生涯。

胶东是解放较早的地区，是华东野战军的主要后方基地。1947年9月，胶东保卫战打响了。这是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在许世友、谭震林指挥下反击国民党进攻的作战。据统计，胶东保卫战历时四个月，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对胶东的进攻。

父亲回忆说，这场战役打得不易。一开始敌人仗着人多，又有飞机、大炮掩护，来势汹汹。我军实施战略转移，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打运动战、歼灭战。父亲参军时，领导看他年龄小，把他分在野战医院卫生队。由于刚参军不久，父亲还不太适应部队紧张的作战生活。卫生队指导员正好是位女领导，对父亲像慈嫂一般，教他行军打仗，教他抢救伤员。父亲说，有次夜里急行军，他实在太累太困了，就抓着指导员的腰带，迷迷糊糊、跌跌撞撞地不知走了多少里地，幸好没有掉队。

每次战役结束，定会有伤亡。那时候，医疗抢救条件差，好多伤员就牺牲在手术台上。当战友抢救不过来牺牲了，父亲就从临时搭建的手术室把他们背到外面挖好的大沟里摆放好。有一夜，他用弱小的身躯背出了12名战友。

母亲是1949年8月参军的。那年山东军区准备解放长山列岛的一支部队驻扎在母亲的家乡蓬莱海边的一个渔村里，有一个班就住在姥姥家。胶东是老解放区，人民群众支前情绪高涨。我听姥姥说过，这些战士可真好，打水扫院子，还帮着做饭、修屋顶，忙个不停。母亲自小就是那种活泼开朗的性格，赶海抓鱼，天不怕地不怕。那个大个子班长也是胶东人，乐观开朗，跟母亲说：“小妹妹，想当兵吗？部队招女兵呢，卫生兵、文艺兵都行呀。”姥姥说：“不行不行，她还小呢，才16岁。”

8月11日夜，解放长山列岛的战役打响了。解放军从蓬莱沿海兵分三路，千船竞发，炮火掩护，逐岛占领，经过一夜激战，于12日解放南部诸岛，盘踞北部岛屿的残敌胆战心惊，弃岛逃跑，长山列岛全部解放。

战役结束后，战士们回到他们出发的地方，在姥姥家里休整的战士比原先少了两名，其中就有那个大个子班长。姥姥什么也没问，悄悄地擦了擦眼泪。母亲似乎也明白了什么，对姥姥说：“我要参加解放军！”这次姥姥同意了。就这样，年仅16岁的母亲参了军，成了一名卫生员。

人民军队是锻造人才的大熔炉，每一个有志的革命军人都在这个大熔炉里淬炼成钢。八月，是绿色的季节，是军人的季节。

